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帝國軍臨時陣地。

午後，皇帝主帳裡，貝雷絲守在午睡的艾黛爾賈特身旁，默默看著軍情報告。

「嗚……：：：：：」

耳邊突然響起微弱的呻吟。

「……：：：：：哈……：：：：：」

呻吟過後，艾黛爾賈特又低低喘息起來，似乎相當難受。

貝雷絲馬上放下報告，走到行軍床邊。

「貝雷絲……：：：」

「我在這裡。」

貝雷絲以為她在叫喚自己，即時出聲回應，但垂眸一看，她還閉著眼睛。

受到夢境刺激，艾黛爾賈特眉頭微蹙、面色潮紅，雙手緊緊抓著棉被，看起來有點痛苦。

「貝雷絲、貝雷絲……：：：」

但她開始連續叫喚貝雷絲的名字之後，聲線變得嬌柔甜美，喘息也帶著一絲奇妙的愉悅。

貝雷絲滿頭霧水站在床邊，伸到一半的右手定在半空中，不曉得究竟該不該叫醒她。

「……：：：：：啊、：：：：：哈……：：：：：貝雷絲……：：：」

貝雷絲迷茫地聽了一會她的夢囈，轉頭觀察四周，認真回想簾帳的隔音效果。

回想完畢，立刻伸手撫上她汗涔涔的額頭。

「艾黛爾賈特。」

伴隨這一聲溫柔輕喚，難以招架的豔麗綺景瞬間瓦解，意識也迅速浮上了水面。

艾黛爾賈特緩緩睜開眼睛，發現她的老師站姿端正地佇立在床旁，面無表情望著自己。

「妳又做惡夢了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抬手撫額，心悸不停。

她一醒來就忘了夢中內容，但從老師格外輕柔的語調聽來，她應該又發出夢囈了。

「不記得了，不過……謝謝妳叫醒我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坐起身子，轉頭看向貝雷絲。

「我有說什麼……奇怪的夢話嗎？」

一小粒晶瑩汗珠從她頸前滑下。

貝雷絲下意識以視線追逐她身上細微的光影，焦點垂落到她胸前柔軟的起伏，微微一頓，條地移到一旁。

「沒有。」

貝雷絲自知這麼看她很不妥，卻又忍不住回眸繼續觀察。

瞄見艾黛爾賈特頰邊沾著細汗，再度伸出了手。

艾黛爾賈特不願用汗弄髒她，反射性退避，後腦勺直接碰上簾帳。

「——別動。」

貝雷絲毫不遲疑地下達命令。

這位皇帝不僅服從她指揮，還是她最乖巧聽話的士兵，果然一聽就定住了。

貝雷絲掏出手帕，仔細幫艾黛爾賈特拭去汗水。

柔軟觸感擦熱臉頰，溫暖呼吸撩癢心口，艾黛爾賈特近距離面對老師，感到困擾、羞澀又喜悅，不曉得該擺出哪種表情，也沒勇氣跟老師對上視線。

這顆戀慕之心，她真的很害怕會被看穿。

「……老師，那條手帕給我吧。」

等貝雷絲擦完收手，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開口。

「我換一條新的給妳。」

「不用。」

貝雷絲毫不在意，順勢收起了手帕。

咚、咚、咚——

這時，軍鼓被大力擂響，宣告午休時間結束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先換衣服。」

貝雷絲直起身子，淡然望著艾黛爾賈特，後者迷惑地在她身上掃視了一圈，完全找不到她把手帕藏在哪裡。

「下午是搏擊訓練，我先去外面等妳。」

說完，貝雷絲轉身就走，灰色披風的衣袖輕飄飄飛過艾黛爾賈特眼前。

艾黛爾賈特猛然一陣心慌，下意識伸手去抓，卻抓了個空。

「……怎麼了？」

貝雷絲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她。

艾黛爾賈特無法坦白動機，低下頭，想到一個藉口。

「老師，我剛才……真的沒說夢話嗎？」

貝雷絲沉默了三秒，回答：「妳沒說什麼，只是一直在叫我。」

「!？」艾黛爾賈特震驚抬眸。「我……叫老師嗎？」

「嗯，叫我的名字，叫了好幾遍。」

艾黛爾賈特瞪大眼睛，動了動唇，想為自己辯解，又不知從何辯起。

「並不奇怪，別放在心上。」

貝雷絲柔聲安慰，順手摸摸她的頭，走出了皇帝主帳。

艾黛爾賈特坐在床邊，心情複雜地盯著門口。

雖然老師出去了，她身上那股柔和好聞的氣味，依然環繞在身邊。

艾黛爾賈特不敢深呼吸，脫掉深紅常服，換上訓練用戰服，再以紫色髮帶紮起馬尾。

「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，不許再對老師胡思亂想——別忘了現在該做的事。」

她對著桌鏡低聲告誡自己，整理好儀容，板著臉走到門口，嚴肅地掀開簾帳。

一見到等在外面的貝雷絲，卻又不自覺揚起了唇角。

「準備好了？」

貝雷絲掃她一眼，轉身邁出腳步。

「走吧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溫聲回應，乖乖跟上老師背後。

途中，她不斷試著收起笑容，擺出皇帝應有的威儀。

但直到兩人抵達訓練場，都沒有成功過任何一次。